

兩漢筆記

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十

宋錢時撰

章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飢民

去年京師及三州大

旱

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

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
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
徒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

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海孝婦之死致旱三年楚獄多寃異時出囚即雨
且有證矣鮑昱言之是也但謂始踐天位雖有失得
未能致異則大不可書曰克謹天戒傳曰遇裁而懼
此正大臣沃心納誨之日人主進德修業之端況嗣
服之初乎災異譴告惕然內省無一事之不戒懼無
一息之不戒懼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上帝臨女母貳
爾心盛德明明天地昭格則所謂寃獄者特發政施

仁中之一事耳委災異於先帝而曰無與我事可乎哉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服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
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
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舜御衆以寬湯克寬克仁周公亦每每主於裕民而
以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為深戒嗚呼居上
而不寬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哉先王以德為教以仁
為政固未有不寬者三代衰王道息德不足以善世

而後專以刑罰從事至秦而其禍極矣漢之高文號
為寬厚然先王之教化則未講道德之澤則未行而
秦俗則猶未變也武宣繼之高文寬厚無復髣髴而
秦人殘酷之具乃盡出而用焉或者見元帝柔仁不
競漢日以削因謂德教周政真若無用治天下非雜
霸不可豈理也哉光武雖號同符高祖而寬大則不
及明帝偏察遂至峻刑其家法蓋有自來也章帝即
位而陳寵首及之知所務矣帝能聽納務為寬厚漢

自孝文以後方有此氣象向使沈潛剛克三德無頗
教化盛行風俗不變則秦俗至是為之一洗而先王
之政可望矣惜乎其未有以進此但知寬刑而不知
進德天下之治卒無以遠過於前代或反不及之是
可歎也

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
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
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

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
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
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
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湯侯雖剛彊微失
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
此三人者天下選人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
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
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較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襖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解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
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
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
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
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

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
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
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
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
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
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
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 四年有司連據
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

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後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甚矣家法源流之不可以不正也觀馬太后詔旨使

人三復敬嘆太后力止兄弟侯封足以見明帝之家
法明帝不得后妃之家封侯與政則又以見陰氏之
家法氣脈相承源流有自此其識見光武殆有慙德
呂霍輩真何足道哉自當時言之猶未見其效及太
后歿而諸馬竟以罪免而竇氏之權日盛夫
然後知太后之為不可及而章之家法不逮明亦遠
矣故具錄之後世可以觀云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